

黑道风云

勇者脚下没有绝路

懦夫眼前尽是阴影

誓不低头

是出人头地 还是人头落地
一群另类男儿的彪悍人生路

潮吧 最新力作

花山文艺出版社

黑道风云

勇者脚下没有绝路

懦夫眼前尽是阴影

誓不低头

是出人头地 还是人头落地
一群另类男儿的彪悍人生路

潮吧 最新力作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誓不低头/潮吧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80755-651-0

I. 誓... II. 潮...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5272 号

作 者: 潮吧

策划编辑: 小威

责任编辑: 申强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 - 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 - 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651-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印装有误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暗流涌动	1
第二章	长江后浪推前浪	7
第三章	一场糊涂酒	11
第四章	百感交集	18
第五章	不知所措(一)	32
第六章	痛打黄三	36
第七章	丽春美发厅	45
第八章	阿菊	50
第九章	海岸广告公司	56
第十章	战战兢兢	60
第十一章	迷乱	65
第十二章	心乱如麻	71
第十三章	狐假虎威	79
第十四章	小歌星婉莹	83
第十五章	阿菊走了	94
第十六章	百无聊赖	101
第十七章	世事难料	108
第十八章	卑污生活	112
第十九章	万箭穿心	118
第二十章	人世沧桑	124
第二十一章	老杜自杀了	131
第二十二章	千头万绪	135
第二十三章	困惑	142

第二十四章	孙明有了外遇	150
第二十五章	身处漩涡	157
第二十六章	孙明来了电话	165
第二十七章	悔恨交加	172
第二十八章	逼上梁山	178
第二十九章	狗咬狗	184
第三十章	不知所措(二)	192
第三十一章	原来如此	199
第三十二章	全乱了	203
第三十三章	风口浪尖	211
第三十四章	你死我活	221
第三十五章	无处容身	235
第三十六章	定计	243
第三十七章	走投无路	250
第三十八章	苦苦思索	264
第三十九章	心惊胆战	277
第四十章	惊弓之鸟	290
第四十一章	一路狂奔	299
第四十二章	抓到了老松	306
第四十三章	不归之路	310
第四十四章	疲于奔命	319
第四十五章	再见玲子	325
尾声	殊途同归	336

第一章 暗流涌动

午后的天空有一种懒洋洋的意味，阳光被浮云遮掩得十分散乱，像一张摇摆在天上的大网。这张网当空撒下来，兜在一幢淡黄色的楼房上。早晨还在院子里游荡着的雾，此时已经变成了一股黏糊糊的风。这股风慢慢腾腾地接近花坛中的几株枯草，从二楼的走廊上扫过。

走廊西首铺着一张崭新的草席，草席上散发出青草的味道。陈广胜赤裸着上身躺在上面打哈欠。

风没了，空气就变得有些黏稠，整个走廊异常宁静。陈广胜身旁的一把茶壶上，有一只绿头苍蝇在练习竞走，又一只苍蝇横飞过来，直接落在了它的身上。陈广胜神情暧昧地盯着那两只苍蝇看了一会儿，猛拍一下大腿。两只苍蝇一抖，歪歪斜斜地扎进了天空。

陈广胜的眼睛随着疾飞的苍蝇漂向了对面的楼房。这幢楼房陈旧又灰暗，窗外晾晒的衣物被风一吹，显得十分凌乱。唉，我的衣服得有一个多月没洗了……冷眼看着不远处盆里的一堆脏衣物，陈广胜的心忽悠一麻：孙明到底去了哪里？

广胜算了算，孙明离开这里足有半个月的时间了。那天她挣脱开他的搂抱，留下一记炸雷般的摔门声。

我到底怎么着她了？广胜闷闷地想，难道是因为喝酒？如果真是那样，她还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吗！

想起与孙明的一些往事，广胜的胸口就像有东西堵着，气都喘不顺溜了。我就不信你永远也不回来！跟我撒娇？也不看看老子是谁。

孙明摔门而去的那一幕在广胜的眼前悠悠乱晃，让他的心情变得郁闷不堪。

刚叹了一口气，茶壶旁的手机就响了，广胜怀疑这个电话是孙明打过来的，眼前一亮，起身抓起了手机。

手机里的声音很急躁，“叽里哇啦”说个不停……听着听着，广胜的眉头就像打气一样慢慢凸了起来。

陈广胜急匆匆地穿过几条街道，在一家小得像鸡窝的饭馆门前停下了脚步。一个贼头贼脑的小个子凑过来跟广胜说了一句什么，广胜抬脚踹了他一个趔趄，小个子捂着脑袋蹿开了。广胜看着他的背影，摇摇头，甩着那件刚从身上脱下来的看不出颜色的T恤晃进了饭馆。

天开始变脸，大朵大朵的云彩由白变黄，逐渐往墨黑里浸染，空气也变得潮湿起来。

几个小贩推着锅碗瓢盆，面无表情地往家赶。一辆警车一路鸣笛，风驰电掣般掠过街道，带起一路灰黄的落叶。

饭馆里，坐在陈广胜对面的一个黄脸青年，说话像是在哭：“广哥，说完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广胜斜眼看着对面的青年，一只手轻轻转动眼前的酒杯，一只手有节奏地敲打桌面，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见广胜不言不语，青年急了，脸色涨得像猪肝：“哥哥，怎么办？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呀。”

广胜把眉毛往上挑了挑，舒一口气，笑容渐渐凝固在了脸上：“健平，你别紧张。真有这么麻烦？”

健平一把捂住了广胜拿杯的手：“不麻烦我找你干吗？赶紧说呀，到底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广胜想了想，拍拍健平的手，轻声道，“你还是去找金所长吧，让金林找凯子谈谈，这事儿归他管。”

“开什么玩笑？”健平甩开手，猛地把脸拉成了丝瓜模样，“找他？找他我还用活吗？不想帮忙也用不着这么刺挠我呀。”

“这怎么能是刺挠你呢？”广胜笑笑，悠然呷了一口啤酒，“去找他吧，凯子很尊重金林的。”

“你就饶了我吧，”健平歪起上唇，支着单面鼻孔说，“我还有点事儿在派出所里压着呢。”

广胜一怔，突然有些恼火：“又玩丢包游戏了？”健平“嘿嘿”笑着算是承认了。

广胜瞪着他看了一会儿，快快地把脸转到了一边：“得，你就整天干这些下三烂玩意儿吧。”

健平垂下脑袋嘟囔了一句：“以后坚决不干了，这次我发誓。”脸红得就像一只大茄子。

“你都发了一百遍誓了，管个屁用，”广胜扑拉一把头发，转回脸来，闷闷地叹了一口气，“我怎么就跟欠着你什么似的？”快快地横了健平一眼，把眼前的酒干了，抹抹嘴，继续刚才的话题，“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说应该怎么办？警察你不敢找，还打算找谁？”

“这不是正在找你嘛，”健平的眼里闪出一丝狡黠的光，“我知道你跟凯子有交情，哥。”

“我跟美国总统英国女王都有交情，可是人家还得理我呢……”广胜想笑又没笑出来，脸色有些难看，咳嗽一声，斜眼盯着趴在吧台上扒拉账本的一个女人看了一会儿，又开始转动眼前的杯子，“小子你就这么折腾吧，早晚得死。你怎么会惹上他的人了呢？你说我不管吧，你又是我兄弟，管吧，我也为难。你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想法，左右为难啊……哈，你也是，求我办事儿，就在这么个破地方请客？”

“这几天兄弟不是手头紧嘛，过两天我好好请你，你又不是什么难伺候的主儿。”健平愁眉苦脸地摇了摇头。

“我就这么好伺候？我他妈以前也阔气过……唉，咱们还是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这样，你给他打电话，就说我找他，让他到这儿来。”广胜边说边把脸转向了窗口，那里有一只看上去很虚假的黑色蝴蝶，像一片刚刚燃烧完的纸灰，轻飘飘地在风里飞。

“打电话？”健平“咕咚”咽了一口唾沫，“打什么电话呀！你最好亲自去找他一趟，我觉得这事儿打电话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打，听我的。”广胜放下杯子，把桌子上的手机推给了

健平。

“那就用我的。”健平直起身子，想从裤兜里摸电话，广胜一把按住了他：“别动，你不懂，就用我的。”

“亲哥哥，你就别拿架子了，这个电话还是你来打吧。”健平不动了，呆望着广胜，笑得有些傻。

广胜把身子往后仰了仰，口气十分无奈：“唉，我拿什么架子？我是不愿意答理他罢了。”

健平笑得越发可怜：“你都答应帮我了，还说这种话干什么嘛……”手一哆嗦，碰翻了桌子角的茶壶。

广胜冲吧台那边的女人勾了勾手：“来张卫生巾……”一摇手，尴尬地笑了，“还他妈卫生巾呢，我要它干什么。”

健平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接过女人递过来的餐巾纸，边擦桌子边觑着脸催促：“打吧打吧，我的亲哥哥。”

广胜撇一下嘴，像个久经沙场的老干部那样，咳嗽一声，抬手摸一把下巴，抓起手机走到了窗前……

“凯子，你能过来一下吗？”广胜打电话的声音轻得有些怪异。

“你是？”电话那头顿了顿，放肆地笑了，“嚯，小广哥嘛！半年多没联系了，难得你还能想起我。有事儿吗？”

“也没什么大事儿，”广胜的脸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就是有点儿想你。”

“拉倒吧你。你会想我？说吧，有什么事儿？看我能不能帮你。”

“你先过来。这事儿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你不会是想要让我帮你打架吧？这事儿可不行，你的那些对手我可不敢碰，哈哈。”

“别乱说话啊……”广胜的脸像是挂了一层霜，“先过来，我慢慢跟你说。我在西海沿这边……”

“好吧，你等我，”那边好像很忙碌，急着挂电话，“到了我再打你电话。”

“行。到了就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我在哪里。”

看着打完电话、面无表情地走回来的陈广胜，健平突然紧张起来，目光散乱，有一种小偷被派出所传讯前的惶恐。

广胜伸手拍拍健平的肩膀，放下手机，舒一口气，默默地穿好T恤，起身走到窗前，面色凝重，似有好多心事。

一阵风从敞开的窗口吹进来，碎花窗帘像一条倒垂的蟒蛇，慢慢腾腾地晃悠了两下。

广胜撩开窗帘，张眼看去，外面昏黄昏黄，街道上的行人像是走在一幅陈年油画里。

这座城市的六月，天气变幻无常，时晴时雨，空气也潮乎乎的，像是被水泡过的样子。

天阴得很快，对面的店铺一个接一个地开了门外的灯。

要下雨了。广胜闷闷地嘟囔一句“下吧，最好发大水”，坐回来摸一把胡茬，心不在焉地四下打量几眼，莫名其妙地笑了：“哈，有点儿意思啊。”见没人理他，广胜把垂到眼皮上的几缕头发吹上去，站起来伸个懒腰，撅起嘴巴出气，“嗷——”有点儿狼叫唤的意思。

“男高音……”吧台上的女人浅笑着嘟囔了一声。广胜愣怔一下，说声“是，男高音”，作淫荡状，冲她龇了龇牙。

健平忽地站起来，指着那个女人大声呵斥：“笑什么笑？不知道这是小广……不，广哥吗？再笑把你的店砸了！”

女人慌忙转回头去，往吧台上趴的时候，腰上露出一抹雪白的肌肤，很是晃眼。

广胜把皮鞋在裤腿后面蹭了蹭，轻咳一声，横着身子晃过去，大大咧咧地拍了拍女人的肩膀：“生意这么清淡？”

女人拘谨地往旁边闪了闪，露出一对好看的虎牙：“广哥，这不是有你来照顾买卖嘛。”

广胜近前一步，讪笑着把手搭上了她的肩膀：“不要叫我哥，兴许我还没你大呢。”

女人红了脸：“我二十六……没我大我也应该叫你广哥，大家都这么叫嘛。”

广胜的手上用了用力，感觉软绵绵的，很舒服，心一慌，一时笑得有些淫荡：“哦，那应该还是我大，哥哥今年二十八，翩翩少年，花样年华。不过你以后别喊我广哥了，喊胜哥，我不喜欢以前的称呼……哥哥我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了。妹妹，你很漂亮嘛，有对象没？”

女人嫣然一笑，退到吧台后，低下头不再说话。

广胜的手被闪了一下，感觉很不自在，讪讪地扶住吧台：“嗨，你很有性格嘛……贵姓？”

女人没有抬头，抓起吧台上的一支圆珠笔胡乱在账单上划拉两下，丢下圆珠笔，拿起旁边的苍蝇拍，边瞄一只苍蝇边说：“胜哥别这么客气。他们都叫我玲子。”“玲子？好名字啊，日本娘儿们似的……”广胜把手上的烟蒂“嗖”地弹向那只苍蝇，“店里就你一个人？”

“不是，我老公今天没来，”玲子把苍蝇拍放回货架，抬头笑了笑，“他一般不过来，忙了我就打电话叫他来。”

“嗨，原来你已经名花有主了……好，那你现在就叫他过来吧，待会儿我在这里请朋友吃饭。”

“谢谢胜哥，”玲子动作麻利地打了一个电话，回头一笑，“胜哥别笑话啊。”

“笑话什么？妇唱夫随，很不错。”广胜摇摇头，没趣地溜达到了门边。

门上的玻璃映照出广胜有些醉意的脸，朦胧得像是漂在水里。广胜觉得自己薄有几分姿色，像电视里的那个师奶杀手，可惜脸上的胡子多了点儿。这样不好，影响男人形象，广胜想，抽空让我家楼下理发店里的阿菊给拾掇拾掇，那小姐儿玩得一手好剃刀，“沙沙沙”……

孙明到底去了哪里？想起孙明，广胜的心里又泛起一丝不快，你二大爷的，你到底想要让我怎样对待你才好呀？我喜欢喝酒的脾气你在认识我之前又不是不知道，认识之后你要死要活地要跟我过一辈子呢。广胜打定了主意，这次坚决沉住气，不能让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

从远处的海面上吹来一股带着腥味的风，将挂在树枝上的一只塑料袋兜得宛如孕妇的肚子。

广胜把手做成手枪状，瞄准塑料袋，撮起嘴巴——“砰！”

躲在暗处发傻的健平猛一哆嗦，脑袋拨浪鼓般一阵乱晃：“谁在放屁？”

第二章 长江后浪推前浪

“凯子，你可真听话啊，就小广这么个过气的老家伙还值得你亲自去呀。”常青边开车边嘟囔了一句。

“别这么说，我们总归是一个‘山’上下来的。就算是应付一下，我也应该去。”关凯摇下车窗，把抽了一半的烟扔出去，一横脖子。

“这世道讲究那么多干什么？这小子现在混得像泡狗屎，也就指望着吃老本啦。”常青的口气里透着一股不屑。

“那倒也是，听说他现在不想在社会上混了。唉，说起来广胜也不容易……”

“谁容易？”常青蜷起胳膊，冷眼看着胳膊上隆起的肌肉，闷“哼”一声，“弱肉强食！我还准备把他的地盘全拿过来呢。”

“别急，见了面儿听听他的意思再说，说不定小广还真想把他的‘生意’让给咱们呢。”

“那就对了，就他现在这种心态，根本不适合在社会上玩儿啦。”常青歪歪头，“砰”地将一口浓痰射出车窗。

“谁适合？”关凯皱了皱眉头，“你？我？拉倒吧，大家无非是走的路不一样罢了。”

“他那叫什么路？走着走着就钻死胡同里去了。你不知道，这家伙现在讲究着呢，不让大家喊他广哥了，喊胜哥……”

“先别笑话人，”关凯扭扭脖子，脖子的关节发出“咔咔”的声响，“在社会上闯荡，谁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等等，”常青“刷”地把车靠向路边，脸上的刀疤赫然变红了，“有人骂我！”

关凯骗腿坐到了驾驶位：“快点儿回来啊，别耽误了吃咱哥哥的酒席。”

车载收录机里，崔健在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咆哮：

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鞋，
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
我不知道我是走着还是跑着，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快让我哭，要么快让我笑，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

常青回来，用车上的抹布擦着满手鲜血，骂道：“这叫什么世道，一个臭民工敢骂我？不就是吐脸上一口痰嘛。”

关凯一把关了收录机，“噙”地加大了油门：“你也好耳朵，这么远还能听见……老实点儿吧，不值当的。”

车驶上了快速路，路边的建筑“刷刷”地往后倒，仿佛有人拖着一般。

风扑进车里，在里面形成一股旋涡，有一种潮湿的腥味。

沉默一会儿，关凯仰起脸苦笑了一声：“其实我很怀念跟小广在劳改队里的日子，广哥有魄力，人品也不错。”

常青撇一下嘴，口气很是不屑：“人品不错有个屁用？外面不比监狱，外面玩的是手腕和实力。”

关凯讪笑着嘬了一下牙花子：“实力？你的实力有胡四大吗？小广跟胡四的关系铁得很。”

常青愣了一下，讪讪地摸了摸脑袋，手指缝发出“沙沙”的声音，听上去有一种怪异的味道：“我可没挑拨你们的关系啊，我就是随便说说罢了。胡四那边我以前也经常去，后来他为了个女人跟我翻脸了……唉，不说了，没意思，胡四跟小广不是一路人，人家那是真玩社会的。不过陈广胜也太窝囊了，前几天我听老七说，这家伙让一个毛孩子泼脸上一杯酒，没吭声，走了。丢份儿啊，以前的张狂劲哪儿去了？”

“老七的话还有法听？”关凯骂声“操”，猛踩了一脚油门，“今年开春的

时候，我看见小广在街上溜达，两个小混子拿着砖头在邮电局门口砸一个醉汉，那个醉汉是小广的邻居。小广跑进邮电局里，拎着一根拖把出来，直接把那俩小子给砸进了路边的下水道，血肉模糊。”

“真的？这就奇怪了，他自己受委屈自己忍了，反倒别人受委屈他出手，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毛病？”

“难说，他总是有些让人捉摸不透……”关凯的声音小了许多，“反正陈广胜有自己的处世方法，跟咱们不一样呢。”

“什么处世方法？还不是被金警察给教育的？听说刚出来的时候，小广是金林的帮教对象呢。”

“别提金林，”关凯忽地涨红了脸，“咱们不小心着点儿，早晚得死在他的手上。”

“害怕了？害怕就别出来混啊……好好好，不说这个了。凯子，陈广胜找你会是什么事儿，不会是跟你商量要重新出山吧？”

“不知道。”关凯瞥一眼常青，脸色阴沉下来。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常青用胳膊肘拐了拐关凯，眯眼瞟向路西几个正在设卡的警察，“金林。”

关凯将车绕到一辆卡车的侧面，又是一脚油门：“他可真够忙的。据说这边发现一个逃犯……”常青摇了摇头：“别提这事儿，备不住以后你也得被他抓。”关凯瞄一眼后视镜，阴着脸说：“恐怕他应该先抓的不是我吧？”常青搓一把脸，歪着脑袋看看关凯，不屑地“哼”了一声。

天色越来越暗，往来穿梭的车大都开了灯，明明灭灭的车灯使路面看上去像一条流动的河。

一堆半明半暗的积云悬在半空，仿佛即将坠落。

关凯瞪着阴郁的眼睛看看天，沉默了好长时间，一笑，开口说：“鸡巴是不会一辈子都不硬的。我听说蝴蝶回来了，整天跟胡四他们泡在一起。前几天他们抓了南市黑老大凤三，不知怎么搞的，蝴蝶接手了凤三的酒店。他们还扬言要控制整个南市的市場呢，这不是个事儿。”

常青眯起眼睛，“嘿嘿”地笑：“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当初你在西区的生意被蝴蝶抢走了，心有余悸啊。那是，蝴蝶不比小广，人家肚子里有牙。没什么，你是知道的，我跟他的关系还算可以，以前我帮他

处理过一件棘手的事情，他一直欠我一个人情。”

关凯“哼”了一声：“你们的关系我知道，可是他会欠你的人情？拉倒吧，你是主动往人家身边靠吧。”

常青收起笑容，闷闷地嘟囔：“也不全是这样，我在外面流浪那几年，吃了很多苦。有一次还差点儿被人给活埋了，幸亏蝴蝶出面……算了，我知道以后在社会上混，应该跟哪些人硬起来，跟哪些人搞好关系……不提这些了，反正以后你少跟蝴蝶见面，他根本就瞧不起你。”

关凯的脸猛然涨成了茄子色：“扯淡！我瞧得起他？慢慢来吧，谁大谁小那还得扔进碗里滚滚看。”

常青乜他一眼，不说话了，脸上的表情很是怪异。

车拐下了快速路，关凯“嘘”一声，靠边停下车，倚着靠背掏出了手机：“喂，让广……让胜哥接电话。”

接电话的是陈广胜：“到了？我在迎春小吃部。”

关凯挂了电话：“操，小吃部……穷疯了？”

常青揪着裤腰下去了，解裤带的时候回头冷冷地扫了轿车一眼，目光沉郁。

第三章

一场糊涂酒

风渐渐停歇以后，空气当中就有了一股浓郁的雨腥气，地里冒出来似的往上弥漫。

随着天空渐渐变暗，细细的雨线开始一根一根地垂下来，像钓鱼用的线。

“呦！胜哥来了，”门口闪进一个长相如烤鸭的矮胖子，“哈哈，在我这么个小庙里能见到胜哥这么个大和尚，兄弟可真是荣幸。”

“会不会说话啊你，有我这么潇洒的和尚吗？”广胜冲他点点头，笑道，“看样子当老板了这是。大春，这店是你开的？”

“你都知道了还问，这是笑话我呢，”大春脱下被雨淋得像尿布的褂子，咧着大嘴上来跟广胜握手，“这个小饭馆刚开业还没几天呢。听我老婆打电话说，有客人要在这里请客，没想到是你……来，到单间里来坐。”说着，大春将广胜和健平拉到一个单间，转身去了厨房。

单间里很黑，泛着一股子刺鼻的霉味。墙上挂着一只蝴蝶形的壁灯，这只壁灯孤零零地贴在墙上，发出屎一样的黄光。

墙角，一只破旧的柜子上放着一台看不出牌子的黑白电视机。

电视里，一只狮子在追逐一头落伍的角马，狮子和角马迅速穿越茂密的丛林与空旷的原野，尘土飞扬。终于，在一片肮脏的水洼旁，狮子咬住了角马的喉咙。角马无声倒地，鲜血淋漓，无声无息地被狮子拖着，一步一步，

渐行渐远……

这样的画面让陈广胜感觉非常不爽，他一下子就想起了最近反复出现的一个关于狼的噩梦，噩梦里的那只狼不是被广胜追赶就是在追赶广胜，反复纠缠，执拗得近乎疯狂，背景是漫天大雪。往往是在梦里，广胜就意识到这是在做梦，可是他很难醒过来，直到那只狼消失。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广胜的脑海里忽然就浮现出了这句话，心情快快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在昭示着什么。

健平站在墙角解开裤带，战战兢兢地将衬衫掖进裤腰，面目紧张：“胜哥，一会儿他来，我不敢说什么……弟弟全看你的了。”

广胜铁青着脸不说话，也一眼灰蒙蒙的电视机，脱下鞋子，把脚搬到椅子上，隔着袜子狠劲地搓脚趾：“世态炎凉，人心不古，万事不由人，这个残酷的世界啊……妈的，这狮子真讨厌，人家活得好好的，它凭什么去吃人家？不讲道理嘛。喂，你站在那里哆嗦什么？关凯又不是狮子，他不会来吃了你的。是爷们儿就给我挺起来。你不用那么紧张，待会儿他来了你不要多嘴，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健平紧着屁股过去关了电视，感觉很不好意思：“我听你的，我听你的……胜哥，又给你添麻烦了。”

广胜没有说话，睁大眼睛看着天外的道道闪电，攥紧拳头暗暗发誓，过了今晚，我再也不跟他们掺和了。

金林的话不失时机地回荡在广胜的耳边：路是自己走出来的，选择什么样的路，就会有怎样的结果。

对，我要选择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我不能重新走到老路上去了……广胜的拳头越握越紧。

外面响了两声汽车喇叭。健平忽地站起来，嘴角的肌肉不停地抽搐：“胜……胜哥，关凯来了。”

广胜皱一下眉头，回身按下了他：“别紧张，老实在屋里待着。”

关凯公鸭似的声音在外面响起：“哈哈，胜哥可真够客气的，有事儿在电话里说一声就是了，还吃什么饭？破费，破费啊。”

灯亮了。健平的腿剧烈地颤抖起来，像绷紧的猴皮筋被人猛弹了一下，站在门后屏一下呼吸，战战兢兢地掀开了门帘：“凯哥好。”